

陔餘叢考

一、

二、

三、

四、

陔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女媧或以爲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媧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爲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兩

不齋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  
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  
圖女媧多爲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訛爲婦人其來久矣  
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  
其比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  
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

###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絕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  
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  
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爲天非玉  
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  
須得其訛傳附會之由乃爲篤論耳陸深以爲古時生  
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  
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  
膏繼晷燬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爲上  
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  
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  
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  
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煨煉而出其  
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  
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  
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  
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爲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  
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爲六相之首又  
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  
則蚩尤又嘗爲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  
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  
表祭貉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爲黃帝臣故同祀之也  
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遣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祀多  
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  
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  
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  
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  
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白謂人  
曰吾名出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  
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閔  
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尙未應故姊嬃爲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



會舜事甚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  
爲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  
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  
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  
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返道死  
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  
夫人遂爲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  
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  
也郭璞引河圖土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

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為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  
 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木  
 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  
 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  
 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  
 不相合也

劉向說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此三妃為一妃已久矣

古來惟郭景純識

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為女神故特辨

之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為縣吏以罪下雲陽獄  
 待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

之用爲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  
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邈所作然  
封氏間見記謂鄴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  
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  
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  
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  
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  
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  
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  
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  
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即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齊佔俾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醮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

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研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  
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  
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  
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杜羊毛爲被亦非謂  
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  
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  
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  
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  
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  
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于倫  
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  
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  
木爲槩析之爲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  
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尙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  
布尙未廣也

按古時漆書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改筆字本  
從竹今外番亦尙有用之云

古特字無能書首推降酋已明能之乃令入軍機處繕寫余見  
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尙多用竹筆也

###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此事  
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  
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

惡者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

亦見說苑善說篇

戰國

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

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

醜西家貧面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淖齒殺湣

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

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衆袒右以示異此皆在

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

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衆梁平侯

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

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

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犖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犖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川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豐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討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爲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因學紀聞則以爲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



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川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  
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  
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  
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是  
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  
制王耕一墦韋昭註一耜之墦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  
傳二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  
二人共墾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  
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  
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尙未指明人耕牛耕  
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僞書然史記

已引之則爲漢武以前之書而巳有牛耕之說則牛耕  
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葬蒼梧有象爲之耕  
其說雖荒幻然亦可見耕之用獸也且易云神農氏採  
木爲耒論衡亦云神農撓木爲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  
耕安用揉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巳用牛耕  
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實政論漢武使趙過爲搜粟  
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爲確據不知南北風俗不同有  
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  
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傳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  
是墾闢倍多又任延爲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開  
此一方農事之所未有而其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

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法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  
後世遂以爲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  
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本古  
法也后稷始剛田以三耜爲耦廣尺深尺曰剛一畝三  
剛歲代種之用耜犁二十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  
使教田太常三輔三千石造善田者受田器學種法民  
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改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  
光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據此則三牛三人之法本始  
於后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  
教以用人輓犁則以人輓犁轉始於過與乎都令而非  
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深徒據崔寔政論一語遂以爲

據而不復詳考亦太疎矣至詩書所云牽車服箱之類  
蓋各就其一事以爲言有不可執一以例其餘者卽如  
江以南六朝時皆用犢車今江南之人語以牛可駕車  
必駭異以爲無是理而不知今雲南廣西尚有以牛駕  
車者大河以北牛車更多又如驢馬之類江以南知其  
可以乘騎而北人兼用以耕夾漈景文之論毋亦同於  
一說矣又湧幢小品謂中國耕田必用牛若鐵齒耙土  
乃東夷擔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  
法耶抑唐以後始倣而爲之也是又以人耕爲中國所  
本無矣

雲臺無來歛凌烟閣無郭子儀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於雲臺共二十八將又益以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詳載於後漢書馬援  
不與以其爲椒房親也然光武功臣尙有來歙先使隴  
說隗囂往返數四當世稱爲信士及囂叛則固守略陽  
者經年帝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台悉監諸將馮  
異耿弇蓋延馬武劉尚等平隴西諸羌又攻蜀擊公孫  
述後爲刺客所殺是來君叔之權任及光武之倚信俱  
在諸功臣之上而雲臺圖像竟不及之殊爲闕事新唐  
書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  
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命史館考勲名特高者九十二  
人以三等條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

相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功臣三十七人續圖凌烟閣今俱載新唐書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儀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等俱不在內方德宗時晟瑊皆未死其不入圖請固也子儀已死何亦不入圖乎况大中之續錄三十七人中

郭子儀傳自圖像凌烟閣之語而新書凌烟閣內無之

有馬燧而晟瑊與燧同時號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

弼雖入而別在二等此皆不可解  
馬氏銅柱有三  
馬援所立銅柱在林邑國唐書環王傳本林邑地海行  
三千里至其國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銅柱在焉援留  
戶於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為馬留人此

漢時所立銅柱在交趾者也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之裔此唐時所立銅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按今廣西太平府鎮南關外尙有銅柱據明史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廣成上言元設思明府南以銅柱爲界元末交人越銅柱二百里侵奪思明地乞敕安南還侵地仍以銅柱爲界此所謂銅柱卽今廣西鎮南關外之銅柱與思明相近者也然唐書所謂林邑國則在廣東之南離鎮南關甚遠豈援所立銅柱本在林邑而今鎮南關之銅柱則總所立耶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魏明帝紀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任昉述異記魏明帝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既拆盤臨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漢書武帝本紀作通天臺飛廉館應劭註曰飛廉神禽後漢書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觀亦見程大昌演繁露則移置飛廉銅馬實始於漢明帝而魏明帝特倣之後趙石虎又徙洛陽飛廉鐘簏之類於鄴之華林園則又倣魏明帝而卽徙魏明帝物耳陳壽三國志於董卓傳旣云卓遷天子都長安悉椎破銅人鐘簏以鑄錢而于魏明帝紀又云徙長安銅



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銅人既爲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關中記秦銅人十二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於洛重不能致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行泣下然則卓所毀者乃秦銅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則漢武承露仙人及卓毀秦銅人所餘之二也後漢書方術傳薊子訓摩挲金狄卽此秦餘之二而李石續博物志又謂苻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毀後僅餘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繼馬非晉元帝

晉書載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其孫恭王覲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僭晉司馬叡母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姦通而生冒姓司馬以爲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說然金已爲懿毒死則夏侯氏所通小吏別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皆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沖則以爲元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乃爲牛繼馬之象特爲著論此又可備一說

人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晉

宮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戲世多知齊東昏侯事南史  
東昏於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  
又於壞土設店坐而屠肉民間謠云闕武堂種楊柳至  
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戲不自東昏始通鑑漢靈  
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  
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晉書太子適於宮中爲市使人  
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  
又會稽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  
船就飲以爲樂宋書五行志亦載此事并謂道子身自  
貿易於其中又宋營陽王未廢時亦於華林園爲列肆  
親自酤賣是皆東昏以前事

四聲不始於沈約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謔之詞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荆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

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爲書辨之以爲歷代衆賢  
未必都聞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証卽與  
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  
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皆齊  
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  
也沙門重公謁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  
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孝綽曰何如道天  
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  
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東齊記事云唐孫恂集諸家韻書作唐韻而從前周顒切韻沈約四聲譜夏侯  
詠四聲韻略之類皆廢宋真宗時陳彭年晁迥戚綸條晉舉事取字林韻略字  
統及三蒼兩雅等書爲祚韻遂著爲格景祐中費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  
又疑單音與重疊字不同必理恐舉人詩賦誤用乃詔王度修祚韻略以唐

諸家韻本州定其韻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註之此禮部韻略之始末也吳曾漫錄又論度等修韻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

###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縱囚事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後漢書馬援為郡督郵送囚援哀而縱之亡命遇赦鍾離意送徒詣河內解其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一或違者又縣人昉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意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戴封為中山相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虞延為漁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返晉書曹攄

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憫之曰卿等不幸致  
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耶囚皆感泣攄開獄出  
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聽至日果如期返范廣令堂  
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歸榮如期  
至此皆漢晉時縱囚故事也癸辛雜識又引何允席闡  
文二人按允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  
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闡文在梁爲東陽太守冬至  
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見南史今考歷代史傳更  
不止此宋書謝方明爲南郡相嘗於年終放江陵獄囚  
使過正月三日還到主簿等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  
或是記籍過言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于方明

不聽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來違一日乃返又一囚  
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欲捕之方明不許囚逡巡墟  
里不肯遽至鄉里責讓仍送至又梁書王志爲東陽守  
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  
期明日果至乃因婦孕也傅岐爲始新令冬至放死囚  
還家獄曹固爭不可岐曰囚若負信令當坐竟如期而  
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臘日放囚還家亦依期返此皆  
南朝事也惟陳書有張種者爲無錫令見重  
囚在獄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後周蕭撝上州刺史  
至元日獄中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  
撝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以之獲罪亦所甘心  
諸囚荷恩如期而至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有繫囚千



餘人華原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數十人華原各  
給假五日期盡速還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  
依期畢至孫伏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時  
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憫其苦乃與之期約某日當至  
悉脫其枷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隋文帝聞而  
異之于是賜伽宴於殿庭并詔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  
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  
或以歲旦不能歸省爲恨元膺悉歸之皆如期返新唐  
書唐臨爲萬年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悉縱歸  
與之約囚如期還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  
暴盜請格虎白贖許之吏恐盜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

日盜尸虎還宋史冷幽傳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陳天祥傳天祥知壽昌府執倡亂者二人斬於市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還家約三日來如期皆至白宣慰司盡釋之明史許文岐爲黃州守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刻期而還乃請於上官貸之周瑄爲南京刑部尙書當暑遣囚之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無失期者俱見本傳此又唐以後縱囚故事也

圖畫學士不始唐太宗

封氏聞見記唐太宗爲秦王時使開立本圖秦府學士  
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爲譜世所傳十八學士圖是  
也然南史王亮傳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  
士林使工圖其像北史魏收傳齊孝昭帝起元洲苑畫  
收於閣上則圖書學士六朝時已有之太宗特彷彿爲  
之耳翰林盛事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  
都上陽宮含象亭圖其形系以御贊此又彷彿太宗故事



陔餘叢考卷二十

趙翼  
耘菘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候侯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雋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叙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鈺鴻卿錡侍御史而釗忠亦寢顯又三姊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鈺錡釗及韓虢秦應是六家又云鈺以上柱國門列戟與楊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鈺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叙華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各爲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楊忠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爲御史中丞三妹封國夫人兄鈺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遺却

綺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云宗封韓虢  
秦三姨又推貴妃從兄銛及綺賜第連宮禁韓虢秦與  
銛綺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  
貴妃姊適律者爲韓國夫人適裴者爲虢國適柳者爲  
秦國三姊與銛綺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銛綺韓虢  
秦也國忠尙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銛已死仍符五  
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銛綺韓虢  
秦爲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  
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云國  
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  
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爲相後秦國尙在通鑑亦云

陽會董本 卷二  
祿山反止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號秦三夫人說  
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  
為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  
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  
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鉅錡韓號秦也其後則錡與國  
忠及韓號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於裴度也漢書

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朝  
受此禮禮宅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孔光始



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書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評論大事則又爲  
疎忌功臣之制而其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書李靖  
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命  
五日一朝入閣辦事又苗晉卿年老代宗命間日赴政  
事堂入閣不趨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  
詔許五日一至中書商量政事杜佑請老詔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故事中書日向來始  
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大政則  
召對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至中書遇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命平章軍國重

事五日一至中書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  
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讐怨各  
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旣當國排擊所憎  
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  
及李宗閔而非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爲相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  
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  
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德裕白上以爲今年取士  
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第李與李相怨耳

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繼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閔而與德裕爲難是僧孺之讐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卽所謂牛李者也楊汝士傳汝士爲煇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李之李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爲德裕則僧孺德裕方相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入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牛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朱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合狐絢唐書絢入翰林爲學士

承旨夜對祭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及綸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錢氏私誌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對設二位用賓主禮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詩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爲潤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爲學士被召至內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雙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對帝命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着爲蠟宿直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

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子瞻爲學士夜忽召入內東  
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爲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  
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  
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  
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論薦子瞻驚曰臣雖無狀  
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當飲食而停筯  
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子瞻  
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堂雜記云孝宗嘗  
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堂直  
廬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和  
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磧詩  
話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  
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  
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媿死南朝  
結綬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  
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號人油砲焚城上  
收牌及城破又盡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續通  
鑑綱目及府誌則三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

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李  
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  
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  
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  
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  
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  
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  
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  
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  
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  
青卽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

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雖沿  
其名而尚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  
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  
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三之息而一歲  
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合民  
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  
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宋高宗初至杭州卽命立隄府君廟以示靈異於是精  
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澤傳康王再使  
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隄



府君廟甚靈可以卜蛟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  
塞去路澤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馬故事也余  
嘗見曹勛畫高宗瑞應圖九幅內一幅係崑府君廟廟  
中一馬獨立而車輦之類縱橫滿地勛有跋云廳子馬  
不肯行蓋卽塞路之事也

兀木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  
兀木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  
和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檜所  
私結者撻懶而非兀木也檜之南也由撻懶縱之歸其  
時撻懶以尊屬土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

歲幣而金則歸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卽  
 令王倫回許以歸帝后及陝洛此皆撻懶主之一一如  
 檜所請及兀朮揣知撻懶意私於宋盡發其奸再興兵  
 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馮檝王次翁探帝旨  
 實以失奧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未幾撻懶謀反南  
 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明證而王倫之使  
 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朮之語責之曰汝國惟知有撻  
 懶耳是檜之與撻懶素有成約而兀朮始終不與聞可  
 知或謂撻懶誅後兀朮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結兀朮  
 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撻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兀朮  
 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

高宗紀和議成使  
界劃商祭之牛界  
金惟存土津豐陽天

水三縣又棄和尙方山  
二原以人散闕爲界

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及韋后

一人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樞一老嫗坐  
致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爲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  
朮哉金史酈瓊傳宗弼見謀再伐江南與酈瓊議瓊曰  
秦檜老儒亡國之大夫僅僅自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  
臣方且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本無素約而  
宋史兀朮致書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鑑懶通兀朮  
於檜之罪原無分輕重特以讀書論世必當推究當日  
情事乃爲信讞耳至邱瓊山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  
於和檜之主和朮爲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檜此亦  
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爲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

哀集傷殘僅僅自保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卽使專  
任韓岳一切聽其所爲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  
使檜果以靖國爲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  
不猶愈於竭國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檜豈非南渡  
後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爲擅權怙勢  
之漸幸而母后雖歸故疆終失尙且據爲己功至劫持  
人主誅鋤善類流毒遍天下倘槌懶不誅竟如初議存  
歿俱還境土得復則外恃強援之力內詡再造之功更  
不知當作何挾制盡攬威福懷無上而覲非常皆事之  
所必有觀於獻諛者或疏請加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  
檜皆偃然當之不爲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

而論者徒以主和議責其辱國事讐轉爲未減矣吾故  
揭而論之使知檜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南宋和議主於秦檜人皆知之宋何鑄傳金諸將皆已  
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己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  
約是以檜旣用卽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語其後竟  
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不可謂非檜之功也抑知其事  
雖成於檜而其端實起於洪忠宣事見謝枋得上留丞  
相書謂忠宣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  
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息兵  
養民忠宣讀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

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  
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  
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  
八年來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  
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  
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爲檜罪  
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  
進兵恐他日咎今特失策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  
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  
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  
和議爲非忠宣之發其端固早有見於當日事勢有不

得不出於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爲南還計也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宋史謂金人善用拐子馬三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  
行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戰酣然後用之兀朮攻順昌  
有鐵浮圖兵皆重鎧戴鐵兜牟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  
進一步用拒馬擁之技習載記穆帝時燕慕容恪擊魏  
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  
而前遂破閔則古時已有爲之者

木燈檠之不可信

周密癸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  
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

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于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為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為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于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特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為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為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



王全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宗  
陵河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為汝國葬之則宋并  
不以欽宗之柩為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  
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而  
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故乃知小說家  
記載多不可信也

按乾道六年先遣池成大使金求陵寢地兼以欽宗梓宮為言而黃中傳云時遣成大使請山陵中言欽廟梓宮不直竟置不問又陳長祐亦言陵寢地在其腹中必不肯與不如以欽宗梓宮為

揚桓傳國璽考之誤

傳國璽始末見於輟耕錄載元御史中丞崔彥所記至  
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將迎皇太孫即位適有國王速

脫真以玉出售或與御史楊桓見之和其為秦璽也遂  
獻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成璧後  
求昏於趙以納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

皇併六國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丁孫壽刻之

何宏曰秦璽

田王所刻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太平御覽亦以為藍田玉所刻

二世子嬰奉璽降漢漢祖即位服

其璽因世傳之謂之傳國璽後王莽篡位璽在長樂宮

王太后所莽使安陽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璽於地

璽遂歸莽及莽敗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校尉公賓

得璽獻於更始亦眉殺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璽歸

光武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孫生討卓得於

井中袁術奪於堅之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璆聞帝在許

昌以璽送之帝遜位璽請魏常道鄉公禪璽又歸晉懷  
帝遇劉聰之害璽歸聰聰死歸懼懼為石勒所滅璽入  
於勃勃滅人於冉閔閔敗其將蔣幹得之晉征西將軍  
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自後宋齊梁陳皆相傳及隋滅  
陳璽入於隋隋亡後蕭后與太子正道并璽並入於突  
厥唐太宗以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  
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奉璽歸乃復入於唐末温篡  
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及廢帝從珂自焚  
璽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時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按此璽  
字公麟  
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藍田玉其篆  
法真李斯所為乃定為真秦璽友徽宗為金所虜寶璽皆入於  
金共璽一十有四內青玉傳國璽一其色正與今出自

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今適  
當皇太孫將正位之時而此璽應期而出實爲符瑞云  
祖之論如此按秦璽自冉閔敗後閔將蔣幹守鄴乞師  
於晉晉將載施入鄴助守知璽在幹所乃譎得其璽使  
何融以迎糧爲名出城潛送征西將軍謝尙尙卽以三  
百騎送建康見晉書載記及謝尙傳此璽歸東晉之明  
證也然通鑑姚萇之擒付堅也從堅求傳國璽堅罵曰  
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是時冉閔死未久璽已爲謝尙所  
得歸於晉矣萇豈不聞之何又向堅求璽劉定之謂閔  
亡後鄴入於慕容燕當是苻堅滅燕又得之而謝尙所  
得者或晉人飾詞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則謝尙所得

璽尚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長安擒姚漁收其璽  
器及秦始皇玉璽送建康而沈約宋書不載獲璽一事  
但云收其鑿器土圭之屬而已豈以謝尙已獲璽於晉  
時疑宋武所獲非真故不復敘耶然北史魏太武於鄴  
城毀佛像中得二玉璽文皆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  
旁刻魏受漢傳國璽則璽更似在北而未入於南謝尙  
之所得真偽益未可信也卽尙所得冉閔之璽果真矣  
南史侯景之敗以傳國璽自隨使趙思賢掌之曰若我  
死則沉於江勿令吳兒得之思賢過京口遇盜棄之草  
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術送鄴而北史  
載辛術旣送璽至北齊文宣帝以告太廟則此璽又入

於北齊而陳隋兩朝俱未嘗有也今楊桓云歷宋齊梁  
陳隋皆相傳及隋滅而蕭后攜以北至貞觀四年復入  
於唐不知何所據此不過欲隱約其詞以見此璽自唐  
而梁而後唐而石晉及從珂自焚後遂不知所在而宋  
哲宗時段義所獻者卽是此物及徽宗北行璽入於金  
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國初滅金時所得可信其爲真秦  
璽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爲蜀監軍盜唐傳國璽入於  
蜀而埋之後王建將稱尊號有歐陽柔得之以獻此一  
璽也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後  
唐莊宗將稱帝適傳真以之來獻遂卽位此又一璽也  
莊宗將入汴梁主惶懼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

左右所竊迎唐軍矣此又一璽也則是時蜀魏汴一時  
已有三璽矣無論秦璽已不存卽存亦不知孰爲秦璽  
也又通考後唐末帝自燔時以傳國寶隨身共焚是以  
晉高祖別製一璽開運末邪律德光入中國少帝遣耳  
子延煦送璽德光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  
歸攜以出塞則後唐之傳國璽已隨從珂自焚而晉璽  
又已出塞矣金初滅遼時金主意璽在遼主延禧所延  
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則遼之傳國璽又已沉沒矣  
金史宗望傳宗望追遼主盡獲其妃嬪并傳國璽獻於  
行在金太祖置之懷中恭謝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璽意  
遼主所謂失於桑乾河者卽此璽耶然金主旣得之於

宗望何又疑璽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紀天會三年韓魯獻傳國寶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玉璽及徽宗所製定命寶亦俱爲金所擄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緒以傳國璽自殉焚於幽蘭軒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遼璽抑或破汴時所得宋哲宗時段義所獻之璽耶然亦已焚於幽蘭軒矣則楊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爲真秦璽耶按王莽建國時使王舜逼太后索傳國璽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漢獻帝禪魏時魏用隸書刻其肩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後由劉聰入於石勒勒又刻其一邊云天命石氏此見於史傳及寶璽篆文圖說歷歷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驗段義所獻檢無竈



角無缺而疑其非真卽楊桓亦謂今璽背皆刻螭而  
屈凹凸不齊無地可置字則桓亦白知其非真也恭歷  
代各有製造不同傳聞亦異漢書註衛宏曰秦璽是李  
斯所篆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而晉書康帝紀及杜  
佑通典皆云秦得藍田玉爲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  
昌則二說已不同矣後漢書輿服志註孫堅所得璽文  
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晉陽秋謂蔣幹所得爲謝尙送  
於晉者文曰昊天之神皇帝壽昌徐廣曰傳國璽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三說更不同矣蔡京等講議玉  
璽官十三員合奏云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  
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大學

衍義補又云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東晉所自刻也太  
元之末得自西燕歷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開  
運末沒於耶律後爲金人所有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  
永昌爲文乃石晉所刻也楊桓之論亦曰北齊所刻者  
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  
命有德者昌晉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  
太平御覽又記郗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璽文曰受天之  
命皇帝壽昌可見古來所刻傳國璽不一不得以璽文  
偶與斯篆合遂指爲真秦璽拾得家所出蓋亦後代續  
刻之物耳楊用修謂楊桓本善篆書此璽蓋卽桓僞作  
使桓或得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聞

傳國璽尚在元嗣君所而屢出師以冀反璧耶

永樂中瓦剌馬哈木

政教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後仍不至

明史宣德中瓦剌部長脫歡得前

元玉璽來獻宣宗敕諭曰前代傳世之久皆不在此王

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來獻英宗復辟字來遣使欲獻

璽帝亦敕曰璽已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獻否從爾可也

宏治中陝西巡撫熊翀又得一玉璽孝宗因傅瀚言亦

僅藏之庫其識皆過文皇遠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又

記天啟四年臨漳縣生員王思極等得玉璽於漳河之

濱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河南撫臣程紹具表進

之上御皇極殿受賀得璽者僅賞銀五兩而魏忠賢欲

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以尚寶卿姜志禮言而止成祖

且然固無怪魏闡之張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為重大朝以上以秦璽為重蓋風尚如此

蘇州擊闖不始於顏佩韋

蘇州周順昌被逮時緹騎被擊至今顏佩韋等五人嘖嘖人口然此風有先之者禹園雜記正德中有妖人王臣同中官王敬採藥各省至蘇州凡江南之書畫器玩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學官有生員王順等數十人大怒適樵擔至逐各取一木將擊臣臣懼避匿其下人皆被毆中官奏諸生抗命賴巡撫王恕持之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斬於市亦見明史陸完傳乃成化中事又湧幢小品載蕭景腴為長洲尉有織造太監張志聰恣橫長洲令

郭波持之志聰憤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率所部官兵  
直前追奪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觀者咸張氣梯屋飛  
瓦羣擲志聰志聰遁去吳中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  
於長洲縣門山事亦見明史吳廷譽傳廷譽以此事動龍志聰有也又明史本紀萬歷二十  
九年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數人然則擊闖  
事有明一代蘇州凡四見

按萬歷時稅礦中官所至爲虐多有激變爲民所忿  
擊者本紀二十七年臨清民焚稅使馬堂署殺其參  
隨三十四人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二十九  
年武昌民又殺陳奉參隨六人三十年騰越民變殺  
稅監委官三十四年雲南民變殺稅監楊榮焚其屍

此皆明季擊閹故事附記於此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天啟中附魏閹者罔皆小人然其後亦有死國難者如張鶴鳴本由魏忠賢進為兵部尚書後被劾歸流賊陷賴州被執倒懸於樹罵賊死恩縣李應薦天啟時御史附閹龐各逆案崇禎十五年捐貲募士佐守令守城城破身被數刃死壽張王大年亦御史加太僕少卿附閹龐逆案崇禎十五年在河間佐有司守城城破死節沁水張道濬為錦衣時與閹黨楊維垣等善受王永光指攻錢龍錫成基命等為公論所不容後論戍仍私歸於家屢破流賊柴金樑等又擒滿天星冀以軍功自滿

祓而言者劾其離伍冒功成之海寧衛商城楊所修故  
魏黨請以挺擊移宮紅丸三案編勒成書者歷左都御  
史後入逆案贖徒爲民崇禎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楊  
維垣爲魏黨最無恥南都破時竟殉難或又言其僞死  
實逃去者傳聞異詞不可考也亦有降賊後仍死難者  
臨川傅鼎銓降李自成後脫歸會金聲桓反鼎銓起兵  
應之順治八年至廣信爲守將所執諭降不從從容就  
刑鼎銓降賊爲鄉人所恥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  
人更賢之東莞張家玉亦謁李自成後住永明王據增  
城拒守諸將皆請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  
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

自投野塘死邱之陶為李自成所得用為兵政府從事  
 之陶以書致孫傳庭速進兵而已從後妄報左兵至以  
 搖之事涉罵賊死而東林中亦有光時亨者從賊為馬  
 士英阮大鍼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學濂為庶吉士京師  
 破受李自成戶部司務既而自慚賊絕命詩縊死去國  
 變時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見明史

王阮亭又記天啟時朋黨錄中  
 有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  
 元點將錄有許其孝郭諱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  
 有張我續東林籍貫有張文熙薛  
 與後皆為小人而初亦為閣黨所忌編人朋黨錄  
 錄中亦如宋時李清臣章惇曾布  
 張商英等之得  
 列於黨人碑也

###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明人演戲多有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賢黨石三畏赴  
 戚畹宴既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忠賢聞之大



怒遂削籍歸王阮亭香祖筆記又載姚叔詳言海鹽有  
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勿甘嚴氏敗  
後金既衰老而鳴鳳記傳奇盛行於是金復傳粉塗墨  
扮東樓焉此又明人演戲不諱本朝事之明証也又余  
澹心板橋雜誌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爲文字飲鄭  
應尼落第來遊湘頗不禮應尼乃作白練裙雜劇極其  
嘲諱名湘蘭觀之則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見之矣

前明司禮監卽樞密院

明之司禮監蓋卽唐中葉以後之樞密院樞密院本官  
者爲之凡宰相而奏得旨則退而授中書舍人撰擬或  
帝旨竟下學士院撰詞者學士不皆面奉旨則樞密院

宦官粗寫事目送學士作詔此唐制也王西莊謂朱梁後唐始以朝臣爲樞密使其實不然唐昭宗時宦官盡誅卽以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莊宗又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之石晉時桑維翰爲之周世宗時王朴爲之至宋金則樞密使專典兵機宰相總理庶務稱爲二府及元明則無此官矣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御固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論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閣撰擬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閣問所當立楊廷和以興獻王良子對中官入啓廷和等候於左順門已而

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廷和議世宗初中官請遣官織造帝趣內閣撰敕廷和力爭并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俱見廷和傳神宗病亟令沈一貫作詔撤各處礦稅中使捧諭至閣一貫方擬旨而帝疾稍瘳中使至閣趣繳前論見一貫傳可見內閣撰詔旨必由中官先寫事自送閣也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御筆白書後遂令司禮監秉筆者代書正唐時樞密使之

職也



核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正月元日

歲首爲正月固也然亦有以建巳之月爲正月者詩正月繁霜註謂夏之四月左傳莊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註亦謂夏之四月周之六月建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昭子欲用幣伐鼓平子上之曰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註太史謂在此月者正謂此六月乃卽是正月也蓋夏之四月正陽之月平子亦以歲首爲正月而不知正陽之月爲正月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所謂元日

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非歲初第一日

明月去月

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稱明月者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為厲齊于燕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然則次月亦可稱明月矣隔歲曰去歲月之前一月未有稱去月者北史蕭吉奏隋文帝曰去月十六日皇后陵前有黑雲起是前月亦可稱去月

上日端午除夜

韓詩鄭國之俗三月土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類也後漢書上巳官民

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則猶用巳日後乃但以三月

三日為上巳誤也沈約宋書以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

午日後漢書郎顛傳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論衡曰五

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

大世專用五日亦誤按周官涿壺氏午貫象齒鄭註午

故書為五然則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璟

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猶以午為五也後世以五

月五日為午節蓋午五相通之誤又老學庵筆記云太

平廣記有盧質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

一日亦謂之除夜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

住蓋住與除同音閩音同耳

競渡乞巧登高

競渡不獨午日也新唐書杜亞傳亞爲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糝船底使篙人衣油糝衣沒水不濡是春時亦競渡矣又丹陽集謂荆楚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按汨羅故武陵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驪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巳爲招屈之時亦必有所據云按舊唐書敬宗紀寶歷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是方春競渡久爲故事又穆宗紀九月觀競渡於魚藻宮則重九亦有競渡又文山指



南集有元夕一首三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  
競渡水上小燒燈則又元夕有競渡矣乞巧不獨七夕  
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  
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  
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下黃私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  
呼女子持針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  
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登高不獨九日也昌黎集有人  
日城南登高詩隋書元冑傳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  
登高馳詔召冑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是人日  
及上元日皆登高矣又楊用修云古有春禊秋禊浴乎

沂注云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楨魯  
 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  
 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則七月亦修禊矣

古兵器不皆用鐵

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  
 子因以為純鈎之劍山海經昆吾之曰上多赤銅郭璞  
 註謂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犬戎獻之即尸子  
 所謂昆吾之劍也汲冢中得銅劍一枝即所謂干將  
 者亦非鐵也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  
 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  
 鈎鐘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矩鑄鉞器及漢亡卒降

始教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又難

幾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此可見古時兵器不盡用鐵至

漢時外國猶然

魏書崔鑒為東徐州刺史治銅為農器是農其亦用銅矣

### 齋戒不忌食肉

論語齋必變食孔安國註但謂改常饌而不言不飲酒

不茹葷惟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可以謂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子

註論語蓋本此然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齋則

忍之即所謂變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喪不

御酒肉玉藻子卯日稷食菜羹此忌日之去酒肉也喪

大記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檀弓喪有疾食肉飲酒謂

居喪有疾病者其無病則戒酒肉可知此居喪之去酒肉也而齋戒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入齋宮淳濯飲醴註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齋則飲醴卽所謂變食也以醴代酒記者尙特詳之若齋必去肉何以不兼言及之乎又荀子及家語皆云端衣元裳冕而垂軒則志不在於食焘斬衰菅非杖而歆粥則志不在酒肉註端衣元裳齋服也焘卽葷辛菜也齋服則不食葷居喪則不食酒肉別言之尤可見葷之非肉而齋戒但忌葷不忌肉尤其明証也程蘇二公當致齋曰厨人稟造食葷素程令辦素蘇令辦葷戴埴鼠璞引此事謂二公未免以魚肉爲葷蓋以古制辛菜及魚肉

本是一項後人混而一之通謂之葷卽蘇公亦第循齋

戒不忌酒肉之制而以魚肉為葷則仍沿時俗之稱而

不改也袁文記黃山谷在宜州有曹醇老送肉及十魚來送不免食葷則宋人以腥血為葷亦不特程蘇二公然古來以魚

肉為葷而齋戒兼忌之史傳雖不著起於何時而其來

已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素食是無肉之食則固以肉

與素對言唐制更有正五九月齋戒特禁屠宰之例白

香山閏九月詩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此

齋戒之忌酒也帝蘇州詩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此

齋戒之忌肉也是唐時齋戒已禁酒肉也南史謝宏微

以兄曜卒除服猶不噉魚肉梁書武帝奉佛戒不食魚

肉惟菜羹糲飯劉勰并請二郊農社亦從七廟之制不

用犧牲但供蔬果詔從之郊廟尙不用腥血致齋者可  
知是梁時齋戒已禁魚肉也漢書王莽傳每逢水旱莽  
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熟公宜以時食肉則肉與素  
食對言漢時已如此齋戒之忌酒肉其卽起於漢時歟  
按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註葷者薑及辛菜也  
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註葷辛物食之止卧荀  
子哀公篇註亦云葷葱薤也徐鉉說文註葷臭菜謂  
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爾  
雅翼西方以大蒜興渠慈蒜茗葱爲五葷道家以韭  
蒜芸臺胡荽薤爲五葷是諸書所謂葷皆不指腥血  
然管子輕重篇黃帝鑛燧生火以熟葷臊葷與臊連

言則葷似卽臊之類按史記獺粥字作葷粥獺粥之  
號本以其專食羶貉而名之而葷獺同音史遷旣已  
通用後人遂以辛菜之葷與血肉之獺混而爲一故  
忌辛兼忌肉耳至東坡剖桃核得琉璃囚著論欲斷  
薰血袁文謂其用薰字不可解則未知葷與獺薰焘  
本同音可通用也

### 尙左尙右

尙左尙右諸家之說紛紛老子經武章云君子此事尙  
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凶事尙右按凶事兵事之尙右而  
有明証檀弓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  
則有姊之喪故也此凶事之尙右也左傳楚莊王乘左

廣以逐晉師見右廣將從之乘右廣本王所乘屈蕩止之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尙左則以偶然王乘左

廣得勝遂改從尙左可見平時用兵亦已尙右也按桓八年楚子

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是楚兵事先亦尙左後乃改尙右此戎事尙右之証也戎事凶事

既尙右則非戎事兵事自當尙左詩書所載凡言左與

右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則左先於右可知觀禮諸侯

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若論異姓爲

後之義則朝儀固尙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喪之

言遂改而尙左則平時本亦尙左此明証也惟鄉飲酒

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所謂賓西北取天地尊嚴之

氣主東南取產物以養人此則別有取義而後人習見



矣賓位居右以為尊敬遂凡事皆尚右左傳晉士蔿曰  
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國  
策趙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相如徒以口  
舌位在我上我必殺之蘇代謂魏王曰公孫衍將右韓  
而左魏田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將  
東面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  
至此皆戰國尚右之明証也

不敢曠左註謂車上御者在右所以  
便作事而君則在左故乘車尊左也

史記鴻門之宴項王東向坐韓

信陵君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此則車  
中之制與他處不同禮記乘君之乘車

信得廣武君東向而師尊之則秦時亦尚右漢承秦制  
亦以右為尊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帝乃以勃  
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名

客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當然灌夫遇有勢在已之右者必陵之在已之左者則敬之漢書黃霸初以又穀爲吏馮翊以其入財得官不署右職顏師古曰右職高職也其有得罪下遷者則曰左遷史記韓王信謂漢王曰項王王諸將善地而王獨遠居是左遷也漢書高祖欲以周昌爲趙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又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謀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於侯國者曰左官以不得仕於王朝也是兩漢尊右卑左久爲定制至漢以後改從尙左則不知始於何時梁書天監六年詔曰近代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惟應南面何更居

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  
坐者悉西邊東向尙書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  
是梁時雖正南面之位而殿廷讌會諸臣猶以西爲上  
然南史宋元嘉六年以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尙  
書江夷爲右僕射北史齊天統三年以段韶爲左丞相  
賀拔仁爲右丞相武平二年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  
相皆以左序於右之先則六朝時官序已皆尙左而天  
監會讌羣臣仍以西爲上者蓋專屬讌會坐次耳大抵  
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皆尙左惟燕飲之事沿鄉飲酒  
禮以右爲尊其後相習爲常遂一概尙右至六朝官序  
已上左而燕席猶尙右也唐時朝制尙左尤有明証顏

師古註漢書其於左遷則曰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  
爲左遷其於左官之令則曰漢依古制朝廷之例以右  
爲尊故謂降秩爲左師古係唐人而謂尊右是漢制可  
見唐時一切皆尙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欽聖向太  
后居寧壽宮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失上下之  
禮遂居隆祐宮戴埴鼠璞亦云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  
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諫皆不以右爲尊而獨以右  
文爲秘省殿名何也此又宋以來尙左之可考者至有  
元一代之禮則皆尙右元史或薦趙世延參知政事仁  
宗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以  
呵敢爲右丞相世延參知政事文宗以燕帖木兒有六

功欲獨相以寵異之乃以爲右丞相罷左丞相不設糊  
思監先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是元時以右爲尊  
也今之尙左則自明太祖始太祖稱吳王時猶沿元制  
尙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及滅張士誠  
後始改禮儀尙左乃以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  
黃瑜雙槐歲抄云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

### 萬歲

萬歲本古人慶賀之詞呂氏春秋宋康王爲長夜之飲  
室中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國中皆應之韓非  
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子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  
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史記僂旃憫柱楯耶兩立有頃

殿上上壽稱萬歲田單僞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紀  
信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項羽歸太公呂  
后干漢漢軍皆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  
歲武帝登嵩高空中聞呼萬歲者三後漢書任光守信  
都光武自薊還不知所向或傳信都獨爲漢守乃赴之  
光等方懼不能守光武至吏民大喜皆呼萬歲馮異傳  
將軍之食趙臣將兵來助并送縑穀軍中皆呼萬歲田  
魴傳光武以賊延褒等付魴誅之魴赦之皆稱萬歲馬  
援傳援封侯掾史皆稱萬歲耿恭傳恭爲匈奴所圍絕  
水鑿井拜新泉湧出衆皆稱萬歲匈奴又益兵圍恭軍  
吏范羌自燉煌率兵迎恭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匈奴

大至及見羗皆呼萬歲李固傳固蒙赦出獄京師市里  
皆稱萬歲董卓傳卓既誅內外士卒皆稱萬歲吳志甘  
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人營作鼓吹稱萬歲魏志馬超  
攻冀城刺史常康遣閭溫出城告急爲超所得遣至城  
下使告東方無救溫大呼曰大將軍不過三日至矣城  
中皆泣呼萬歲晉書張祚淫虐張琚殺之國人皆呼萬  
歲宋書蒼梧王淫虐爲楊玉夫等所弑殿中皆稱萬歲  
南史臧質引軍至盱眙太守沈璞納之質見城中豐實  
衆皆稱萬歲隋書王世充與李密戰預索一貌類密者  
戰酣時使牽過陣前曰已得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唐  
書郭子儀執酒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通鑑唐末王緒誅殺將校人人  
自危王潮伏壯士擒之軍士皆呼萬歲此皆上下慶賀  
之通稱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李尋以星變責方進而云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注萬歲之期指方進之死也  
則并有以稱臣下之死期者後漢書有廣宗殤王名萬  
歲北史後周時有李遠字萬歲隋時有史萬歲唐書顏  
真卿守平原時有將刁萬歲可見此字上下可以通稱  
若專屬至尊之稱孰敢以之爲字名者然專以此爲至  
尊之稱亦有所自漢書宣帝紀單于來朝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人夾道上登涓橋咸稱萬歲似已屬君上之稱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破匈奴還尙書以下欲拜之稱萬



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則漢時已屬至尊之專稱矣後漢書禮儀志策拜太子禮畢三公上殿賀壽稱萬歲又正月朔朝賀皆稱萬歲則并著爲朝儀孫盛獻帝起居注董卓廢帝立陳留王宣詔訖莫有應者尙書丁公曰大臣旣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晉書桓元篡位登郊壇告天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晉安王子勛僭位於尋陽行禮日羣臣忘稱萬歲魏書道武帝登極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北齊武成帝過東郡孟業爲郡守察人吏俱唱萬歲導引而行又南安王思好反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當唱萬歲奉迎耳唐書昭宗東遷民夾

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五代  
史朱友珪弑逆均王友貞諭將士討逆之意軍士皆呼  
萬歲奉王爲主晉王存勗稱帝諸臣皆不欲蘇循自梁  
來隆卽舞蹈呼萬歲石敬瑭爲節度使軍中有擁之呼  
萬歲者敬瑭斬之乃止後漢隱帝被害迎武寧節度使  
賁人卽位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兵至  
澶州將士呼噪以爲天子呼萬歲宋史太祖陳橋兵變  
歸京師范質王溥同往見質初不拜溥先拜質不得已  
從之且稱萬歲張遜傳寇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  
馬首呼萬歲爲遜所奏曹利用傳徒子泗被酒衣黃衣  
令人呼萬歲杖死金史章宗禁優人不得以前代帝王

爲戲及稱萬歲此又皆以萬歲專稱主上者蓋占人飲  
酒必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爲慶賀之詞猶  
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後乃遂爲  
至尊之專稱而民間口語相沿未改故唐末猶有以爲  
慶賀者久之遂莫敢用也

莊綽雞肋編廣南歲除爆竹喧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屬可駭是宋時久已以爲君上之稱

故以此爲可駭

邵二泉學史謂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云者遂爲

祝君之詞一人之外其誰敢干之哉此二泉亦不知萬  
歲二字歷漢唐尙爲通稱也按續文獻通考元時朝儀  
猶有舞蹈呼萬歲之制明史萬安于憲宗御殿時諸臣  
奏事未畢安遽頓首呼萬歲欲出諸臣不得已皆退中  
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名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是

前朝臣子見君猶有呼萬歲之禮今宮廷尙有萬歲之稱而朝賀則無舞蹈三呼蓋至敬無文不事虛禮也

露布

三國志王肅傳註引世語馬超反劫賈洪作露布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文章緣起引此爲露布之始然露布之名漢已有之但非專用於軍旅耳漢書何武爲刺史劾奏屬吏必先露章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則諸侯王遣大夫奉弔驛馬露布又漢桓帝時地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挿羽文心雕龍曰露布者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自賈

洪作此討曹操後遂專用於軍事如世說桓溫北征令  
袁宏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成七紙是也然既爲征  
討時所用則猶是檄文之類非專用以奏捷者故文心  
雕龍又云露布者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  
則稱肅將王誅是本以聲罪致討也至元魏則以之奏  
捷而更有書帛於竿之例按隋禮儀志及通典記元魏  
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北史魏高  
祖南伐長史韓顯宗斬齊將高祖曰何爲不作露布對  
曰擒斬不多若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其罪彌甚臣所  
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齊神武芒山之捷命杜弼爲露  
布卽書絹曾不起草此其證也故封氏聞見記云諸軍

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也乃五代史後唐莊宗擒劉守光命王緘草露布緘書於布令人曳之論者反笑其不知故事而歐公亦遂記之以著緘之陋豈歐公亦不知元魏故事耶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謂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若文采者則甘露沉重此露布字又別有義

衙門

衙門本牙門之訛周禮謂之旌門鄭氏司常註所云巡狩兵車之會皆建太常是也其旗兩邊刻繒如牙狀故亦曰牙旗後世因謂營門曰牙門後漢書袁紹傳拔其

牙門牙門之名始此封氏聞見記云軍中聽令必至牙門之下與府廷無異近俗尙武故稱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然則初第稱之於軍旅後漸移於朝署耳然移於朝署亦第作牙而無所謂衙者衙字春秋有彭衙楚詞有飛廉之衙衙說文及集韻皆音作語無所謂牙音者鄭康成註儀禮綏澤云取其香且衙濕羣經音辨曰衙音迓於是始有迓音然猶未作乎聲也及如淳註漢書衙縣音衙爲牙於是始有牙之音如淳係魏時人則讀衙爲牙當起於魏晉而訛牙門爲衙門亦卽始於是時耳袁文謂許慎說文衙字並無牙音而陸德明於左傳彭衙下不音某字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已呼爲牙

音而說文又無此音故不敢音以此知衙之音牙出於

唐八云云是尙未考如淳漢書註也南史侯景將帥謀

臣朝必集行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則六朝時又

久已訛牙門爲衙門故李濟翁資暇錄謂武職押衙本

押牙旗者通鑑從其說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爲正牙

奏事舊唐書凡正衙及衙門俱作衙字新唐書俱改作

牙字蓋皆推本言之也然牙衙之相混固已久矣唐制天子御堂

收殿謂之正衙御紫宸殿謂之內衙宋太宗時張洎謂朝廷或修復正衙當下兩制預加考訂則宋時朝廷猶稱衙見梁溪漫志吳斗南又

謂漢制有金吾木吾所以參衛於朝署之前者吾本讀

作牙後世衙門之訛當自吾字始此亦一說封氏聞見

錄亦曰或以公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外故稱牙門後



牙訛爲衙也。筆誤牛口對久其如也。不如一字自太時。  
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註晉灼曰莫大也衙青征匈奴  
絕大莫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  
名始於此也師古曰此說非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  
通用耳軍旅無常居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  
入幕府非因衙青始有其號也然則幕府始于戰國時  
也但古所謂幕府指將帥在外之營帳而言而官吏牙  
署未有稱幕府者後漢書班固傳永平初東平王蒼以  
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固奏記於主曰今幕府  
新開廣延英俊後世稱衙署爲幕府始此蓋固本以東

平有驃騎之號故以幕府稱之而其實非將帥在外之營帳故後人遂相沿爲牙署之稱也

視草

翰林草制書輒曰視草明史陳仁錫傳魏忠賢進爵上公仁錫當視草持不可曰世自有視草者是竟以代言爲視草其實非也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善爲文詞武帝每爲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視草二字始見此言作書已就令相如等覆視草稿始遣去非令相如等作書也溫革隱窟雜志引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謂此等語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南史魏孝文帝有大文筆馬下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

十年已後詔策皆帝文也則古帝王固嘗多自作詔令  
新唐書上官儀傳太宗每屬文遣儀視彙張說傳元宗  
好文詞有所爲必使視草徐楚璧傳開元時爲集賢院  
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此皆視草故事非以代言爲視

草也

舊唐書百官志翰林供奉或宸翰所  
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此尤明証

禽獸草木互名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獸亦有名  
禽者易王用三驅失前禽孔穎達云驅者亦曰禽白虎  
通亦謂禽者鳥獸總名也曹植詩左挽因右射一縱兩  
禽連王充論衡有云子之禽鼠丑之禽牛東坡却鼠刀  
銘夫猫鷲禽晝巡夜視皆以獸爲禽故吳師道答吳草

廬亦謂禽卽獸而引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証之也  
惟禽而名獸則不多見尙書百獸率舞焦茲謂非專指  
走獸也因推論云後漢書華佗傳有五禽之術曰虎曰  
熊曰鹿曰猿曰鳥是獸可名禽也考工記天下大獸五  
脂者羸者膏者羽者鱗者是禽可名獸也然則兩足者  
亦得謂之獸矣至鄭康成周禮註凡鳥獸未孕曰禽此  
別是一義又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有可通用者詩爾  
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獲其雄狐焦氏易林  
雄大夜鳴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近離此以走而  
稱雌雄者也書牝雞司晨山海經帶山有鳥名曰鵠鷁  
自爲牝牡是以飛而稱牝牡者也又鄭瑗井觀瑣言謂

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庶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又爾雅釋草篇笋竹萌山海經其草多族厥族多箝皆以竹爲草類是竹本亦謂之草也

莊子天道篇虛靜恬淡以之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史記伊尹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註云素王者太素之王其道質素也是尙未以專屬孔子蓋古來原有此語謂聖人之窮而在下者耳家語齊太史子與見孔子退謂南宮敬叔曰天將欲與素王之乎此孔子稱素王之始王充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諸子謂陽成子作樂經揚子雲作  
 太元經也又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君山  
 素丞相之跡在新論則又有素相素丞相之稱杜預左  
 傳序謂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邱明為素臣京百地論

吳會吳會吳郡吳郡會稽為吳會三郡前輩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為吳會三郡前輩  
 讀為都會之會恐非顧寧人則據後漢書以駁之謂東

漢顯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為吳郡而臣記漢

書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今本史記漢書是作吳會稽  
 之人謂稽字乃後人所妄增是

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郡爾并引胡三

省適鑑辨誤謂太史公以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稱

爲吳會則所謂吳會者不得卽以爲會稽之會也固歷  
舉陳思王求自試表晉文王與孫皓書魏元帝加晉文  
王九錫文鄭冲勸晉王箋陳壽上諸葛集等文所稱吳  
會皆當讀作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其說固辨不  
知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  
吳會觀漢書地理志使自了然項梁項籍殺會稽守舉  
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卽起吳  
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卽其鄉郡也是西漢  
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其尤顯然可証者  
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逸與飄風會次我東南行行  
行至吳會若吳會字亦讀作都會之會豈有兩韻接連

而重複若此者且寧人所引陳思王等文爲據更疎而無當東漢已分吳與會稽爲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三郡是也陳思王等皆三國時人則所云吳會正指吳郡會稽安得讀作都會之會耶至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吳會當是吳興會稽兩郡則又得之於會稽而失之於吳東漢三國尙未有吳興郡豈得以後世郡名牽合前人語總由於不考會稽郡治本在吳縣西漢時以郡縣連稱已作會稽之會是以有此紛紛也又東漢以後雖分吳與會稽爲兩郡而會稽所管在錢塘



江之南其江以北則皆屬吳郡程普傳策入會稽以普  
為吳郡都尉治錢塘宋書沈演之傳東諸郡大水義興  
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可見六朝時錢塘猶為吳郡  
地后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出多也按孟浩然過越  
留別譙縣張主

主臣

史記漢書陳平傳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猶今言死罪也孟  
康曰主臣主羣臣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  
惶恐之詞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是皆以

薄申屠少府詩云乘汴河流多次譙縣界非直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  
余從伯鷺通別後蘇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會字會稽之會故可分  
叶也然則唐人猶以吳會作會稽  
讀草人忽欲改為都會之會何耶

爲惶恐之詞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文敘事旣訖云景宗卽主句臣之乃某官臣景宗云云其奏彈劉整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讀法則從主字析句洪容齋乃引史漢爲據謂亦當以主臣爲句而詆李善之誤殊不知非也蓋某卽主句乃總結前案以明罪有所歸而下復出已意以斷之主字之義猶言魁首耳若從容齋之說則所謂某人卽惶恐者有何義哉按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匡奏曰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各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傷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閱宦傳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楨射將軍抱老壽

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  
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  
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主字之下謹案之上俱不用  
臣字益知李善讀法別有此例矣

### 不暇草書

晉書衛恒傳云忽忽不暇草書草書乃最速者反云不  
暇東坡嘗求其說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爲草書乃起  
草耳不服草書謂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塗抹添改失  
敬謹之意故言及之此說甚新然亦非也章草雖起於  
漢時褚少孫前史記三五世家云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少孫所親見聞策之文可見武帝時已有草書矣草書井可用之章奏故曰章草而  
魏晉間體尙未備習之者亦少爲草書必經營結撰摹

形揣勢而始成故倍難於真書非如後世之習用便易  
觀成公綏所記草書勢索靖所述草書狀其不易作可  
知衛恒亦有論草書一篇尤見結構之難也草書至王  
羲之始盡善然其題衛夫大筆陣圖後所言學草書之  
法如點必須空中遙擲筆之類自非可苟作者恒尚在  
羲之前則正當講求結體用筆時是以作草甚難而匆  
遽時有不暇也

罄南山竹

李密討楊帝檄有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蓋本呂氏  
春秋明理篇亂國所生之物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  
然此語引用者甚多齊宣德太后廢東昏之詔曰罄楚

越之竹未足以言梁武討東昏檄亦云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魏孝莊帝誅爾朱榮之詔亦云擢髮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此皆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賦

金主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賦題試進士當時施宜生廷試第一所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也按此本遼事遼史興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會延和殿御試進士即以日射三十六熊賦爲題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進士第並賜緋衣銀

魚金海陵之命題蓋本諸此

北史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魏顯一日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周宇文貴

年十一歲一日射野馬及鹿十五頭竇熾與宇文護分射熾得十七頭護得十一頭楊忠從周文獵獨擒一虎左挾其腰右

王武後一日射雜鬼九十五遼雅  
里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

斂衽

虞兆滌謂今世女人拜稱斂衽而蘇子瞻舟中聽大人  
彈琴詩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  
云云按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  
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鄉  
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後漢書和熹鄧后紀論嗣主側目  
斂衽於虛器新唐書后妃傳序楊氏未死元亂厥謀張  
后制中肅幾斂衽皆就男子而言之則男子之稱斂衽  
亦不第見於蘇詩也又元熊禾題東坡集云東坡真天  
人再拜當斂衽則元時猶未以斂衽專屬之女人

陔餘叢考卷二名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經史子集

古書分類未有經史子集四部之名漢哀帝時劉歆著七略宋元徽中王儉撰七志梁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隋大業中許善心撰七林此皆以七分部者也其以四部分者自晉秘書監荀勗始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二乙部則諸子及兵家術數等三丙部則史記皇覽等四丁部則詩賦及汲冢書等其中編次子先於史汲書又雜詞賦內位置俱未免失當然後之以四部編者實本於此宋謝靈運殷淳梁任昉殷鈞等因之各造四部

書目竟陵王子亘集學士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猶皆以甲乙丙丁為部隋煬帝於觀文殿東西廂藏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亦仍舊稱其名以經史子集者則唐武德初魏鄭公收東都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泝河西上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後又因馬懷素奏乃令殷踐猷等治經韋述等治史毋瑗等治子王灣等治集見馬懷素傳自此經史子集之為四部一成不變矣今隋書經籍志已分經史子集者隋書本唐人所修也宋史謝泌傳云唐景龍中分經史子集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近代說部之書最多或又當作經史子集說五部也隋書辛彥之撰墳典一部之官一部說文一部禮慶一書新禮一部五經異義

一部此及私集稱部之始

卷三

陔餘叢考



詩文以集名

漢藝文志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然當是時猶未有以集名書者故志所載詩賦等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爲四部其四曰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亦尙未有集之名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故隋經籍志以荀况宋玉等所著書及詩賦等皆謂之集然經籍志序云別集之名漢東京之所創也靈均以降屬文之士多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則集之名又似起於東漢然據此則古所謂集乃後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之自稱爲集也

詩筆

陸游筆記六朝人謂文爲筆顧寧人亦引其說不知六朝人之稱文與筆又自有別文心雕龍曰今俗常言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六朝人以韻語爲文散行爲筆耳按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孝儀六是皆以詩筆對言放翁因其以詩對筆遂疑筆孝威也卽文耳然北史邢昉傳雜筆三十餘篇此專言筆也而

邢臧傳文筆九百餘篇劉邈傳文筆三十餘篇則又文  
與筆並言可見文與筆自是二種若筆卽是文何以有  
專言筆者又有兼言文筆者則六朝所謂文筆當以劉  
勰言爲據也至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  
詩賦幾篇元好問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  
癢處抓亦襲六朝語也

### 序

孫炎云序端緒也孔子作序卦及尙書序子夏作詩序  
其來尙已然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乃傳經者之自  
爲序也史遷班固之序傳乃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  
之敘錄諸書乃校書者之自爲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

重於世者自皇甫謐之序左思三都始

章句集註

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其名非創也漢藝文志易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尚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張禹爲帝師以上難數問乃爲論語章句上之後漢楊終作春秋外傳改定章句牟長著尙書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梁武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五經章句此章句之所本也晉灼集服虔應劭等漢書音義彙爲一部名曰漢書集註陶宏景著孝經論語集註崔靈恩有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

此集註之所本也

題目

北史念賢傳魏孝武作行殿初成未有題目詔侍臣各  
名之念賢擬以圓極帝曰正與朕意同題目二字始見  
於此孔穎達尚書大禹謨正義云史將錄禹之事故爲  
題目之詞北齊文宣帝令辛術選百官時參選者二三  
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訥讟此則品題之意

破題

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題然破題不始於八股也李肇國  
史補李程試日五色賦旣出闈楊於陵見其破題云德  
動天鑿祥開日華許以必擢狀元是唐人以作賦起處

已曰破題劉貢父詩話云有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螢雪雜說俞陶作天之歷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歷數在於舜躬陳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滿場破題皆閣筆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三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陳尹作文帝前席賈生賦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陳季陸出皇極統三德與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張亢門客作坤厚載

物賦誦其破題於亢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曰續  
兩句可贈和尚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又范  
蜀公賦長嘯却敵騎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宋景  
文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是皆賦之破題也詩亦  
有破題六一詩話謂梅聖俞河豚詩開首春洲生荻芽  
春岸飛楊花只此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螢雪雜說湯  
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云近人方賀厦如客已驚  
秋石林詩話亦謂賈賓王靈隱寺詩惟破題鷲嶺鬱岩  
堯龍宮隱寂寥是宋之問所作下皆賓王作此又詩之  
破題也夷堅志程覺改習易經謁老儒張師韓傳易義  
張教以預擬題目如聖人作萬物觀之類仍教以破題

及主意於是遂捷此則經義之破題也

則字

字之音同而義異者俗儒不知輒誤寫用世所謂別字也此亦有所本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令尹敏校讖書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音字用點

一字數音者漢時但借他字比其音鄭康成所謂倉卒無字以音類比方假借者也至魏孫炎始作反音則今反切之學也張守節云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左起



然則非本音而假借從他音者古人皆用點也顏師古  
匡謬正俗謂副本音劈後人誤以爲副貳之副係其本  
音而於詩坵副讀作劈者轉以朱點發失其本矣此亦  
用點別他音之據今人於字之讀作別音者各於其平  
上去入方位或用點或用圈本古法也

### 重字二點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重字皆二畫也後  
人襲之因作二點今并有作一點者

### 厶字

天祿識餘云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卽  
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注云鄧

△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

文章忌假借

文章家於官職輿地之類好用前代名號以爲典雅此李滄溟諸公所以貽笑於後人也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取前代名器以就簡牘畢仲詢幕府燕閒錄載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信不可不慎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現無其官後必疑之希文憮然曰賴以示子不然幾失之朱子亦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

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字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也今人於官名地名好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理皆溷亂不可考矣此三說爲古學者不可不知朱國楨亦云近日文章家多用換字法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此皆可笑空棺爲襯盛屍曰柩大曰索小曰繩自換字法行扶柩悉改扶襯而舟子所呼爲力索者亦寫爲力繩襯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又郎瑛記嘉靖中文人多用換字法有虞子崖戲改岳忠武送張紫崖詩云誓律颶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

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頂戈殲韃韃軛軛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按忠武原詩乃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蹶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也子崖逐字換之以嘲時人之好換字者可爲捧腹按宋時自宋子京後多效爲澁體以避俗歐陽公嘗戲改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爲宵寐匪禎扎闔洪庥令子京見之以爲笑資并可見換字之

不始於明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淇容齋謂武成篇周王發之語是時武王尙未代商安得已稱周王蓋史官追記之誤也然不特此也堯典四

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者舜有天下之號其時  
方在下乃已稱虞舜左傳衛州吁弑君石碏之子厚問  
定君於碏碏告以覲王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  
使請必可得也是時陳桓公尙在乃已稱桓公又楚公  
子子干自晉歸國將立爲王晉韓宣子問叔向子干其  
濟乎叔向以爲不能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言桓  
文皆已出亡在外而終得國也宣子晉臣乃稱其先君  
曰晉文伍子胥謂使者曰語爾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  
兄是時平王尙在乃稱其諡戰國策齊使使問趙威后  
使者曰奉使使威后而不問王先問歲是覲面稱其諡  
也韓詩外傳周公謂伯禽曰我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

公時成王尚在乃已稱成王史記田世家田成子以大

斗出小斗入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是時

成子尚在乃已稱成子韓非子外儲篇亦述歌曰嫗乎其已乎芑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又漢高祖

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

臣也又高祖過趙張敖上食高祖箕踞慢罵趙相貫高

等說敖請殺之敖曰吾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秋毫

皆高祖力也是時高祖尚在乃已稱高祖古人追敘前

事文法往往如此疎節濶日又義自明固不如後人之

密也

古文用韻

古人文字未有用韻者尚書喜起及五子歌三風十愆

之類皆歌耳洪範無偏無黨之類亦是使歌咏左傳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龍尾伏辰天策焯焯之類皆絲詞

耳其行文則無韻也散文有韻顧寧人以尙書帝德廣

運一節及繫詞鼓之以雷霆一節謂皆化王之文自然

成韻者今按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

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及小稱篇心術

篇地員篇俱有韻語又國語中范蠡對越王柔而不屈

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等數段皆有韻此爲散

文用韻之始以後則老子道德五千言大半用韻如知

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之類

不可勝數然其書自成箴銘一種非散文也莊子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合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爲量等句韓非子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責情等句皆散文之用韻者史記褚少孫所補淳于意傳數千字通首用韻尤奇此又客嘲寶戲等文所由做也

漢諺用韻法

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此亦一體也庶物名義疏漢武宮中用李少君續膏一名都膚婦人傳之膚色都麗又能接骨宮中語曰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後漢書賈逵博學諸儒



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  
曰說經鏗鏗揚子行魯不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  
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  
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慎博學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與  
雙通也丁鴻高才論辨最明京師詔  
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召馴以志義自厲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  
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  
中庸有胡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  
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  
仁明郭憲軀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觥觥郭子橫  
戴良初尙俠時人爲之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黨錮傳  
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尙書而福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卽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壻  
東王君公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  
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  
時風氣然也三國時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  
元茂又吉茂嘲蘇則曰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  
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人稱之

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巋然希言  
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歆帳擒之軍中謠曰以  
計伐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  
時人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叡粹字純叡潢  
字冲叡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叡梁時賀琛爲武帝  
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  
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  
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决  
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  
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叅軍府中  
語曰曰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劔戟森森李義

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  
郎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  
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  
云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基仁與  
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  
彬彬賀德仁皆沿此體曰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

謎

謎即古人之隱語左傳申叔展所云山鞠窮河魚腹疾  
公孫有山之呼庚癸其濫觴也亦曰庾詞國語秦客為  
庾詞范文子能對其三楚莊齊威俱好隱語漢東方朔  
射覆龍無角蛇無足生肉為膾乾魚為脯之類尤為擅

我劉歆七略有隱書十八篇則并有斬爲書者然皆不  
傳惟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出於風謠者略存一二至東  
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如蔡中郎書曹娥碑陰黃絹  
幼婦外孫蠶曰楊修解之謂絕妙好辭四字也又孔北  
海有四言一篇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  
張呂公饑釣闔口渭芴九域有聖無土不方好是正直  
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  
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  
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  
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如首四句漁字去水爲魚字時  
字去寺爲日字合之則魯字也下皆倣此詩載石林詩

話又越絕書不知何人所撰楊用修據其書後序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謂漢人袁康所作又越絕篇外傳云文字屬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乃吳平也黃佐曰吳平因袁康所錄成書又三國志註曹操初作相國府門自往觀之題一活字人皆不曉楊修曰門中活乃闕字也相國嫌太大耳據此可見東漢末之好爲隱語也然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曰魏代以來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者廻互其詞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又嘗輯之成編矣南史孫廣爲吳興守有高爽者嘗有

求不遂乃有屐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踢面不知噉  
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北史斛律光傳褚士達夢人  
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臨  
何處人祖珽解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畱人合成律  
字謂斛律也又魏孝文帝云三十橫兩人從妓女白曰  
行青空屠兒斫肉與柈同有人辨得賞金鐘彭城王勰  
白乃一習字也又咸陽王禧敗逃謂防閤尹龍武試作  
一謎以解憂龍武曰眠則同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  
不久已謂箸也則謎之爲技六朝更盛行唐蘇頌嘲尹  
姓者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宋陶  
穀使於南唐書十二字於驛舍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

見御廚飯宋齊邱曰乃獨眠孤館也錢氏私誌載字謎云日字加二點不得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乃賀資二字也四箇日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圖字也洪巽暘谷漫錄載儉字諸云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莊縉雞肋編又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曰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爲法字女戴笠



爲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吳言爲諛字去家  
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西溪叢語有一鏡隸字云一生有十日午前無角蓋甲  
午也此皆謎之見於書傳者前明并有刻爲成書曰謎  
社便覽又賀從善編一書曰干文虎其序有云宋延祐  
問東坡山谷少游介甫以隱字相倡和者甚衆刊集四  
冊曰文戲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首編曰百斛  
珠刊行元至正間省掾朱士二編者曰揆敘萬類又四  
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彌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  
編者曰包羅天地然則此狡獪小技編集成書者且不  
一而足矣

用千字文語

湯若士演牡丹亭劇有石道姑白話一段全用千字文  
語打諢其實亦有所本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有祭社語  
云社官三老等竊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  
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土臣伏戎羌愛育黎首能聞  
餘成歲律呂調陽某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  
筵設席祭祀烝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  
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用流不息肉則似蘭斯  
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以果珍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  
接杯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索居閑  
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

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則骸垢想  
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  
聲仰惠則虛堂習聽倘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  
垂顧答審詳望感渠荷滴瀝某等卽稽顙再拜終冀勒  
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據此則唐人已  
有以此爲戲者臨川特仿爲之耳又唐閻立本善畫後  
拜右相而姜恪以戰功爲左相時人有左相宣滅沙漠  
右相馳譽丹青之嘲此又在啓顏錄之前

釋文瑩玉壺清話及宋史李至傳載宋太宗曰千字  
文本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  
之然南史文學傳則謂梁武帝有王羲之書命興嗣

次韻為之則所謂鍾繇書者蓋宋人傳記之誤劉公  
 嘉話錄亦云千字文本梁周興嗣所撰而有王右軍  
 書者皆當時集字成之也按梁時撰千字文者甚多  
 梁武嘗自製千字文命沈衆為之註見南史沈約傳  
 又南平王嘗使蕭子範製千字文命記室蔡遠為之  
 註亦見南史而隋經籍志與嗣千字文外又有二本  
 一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註一為胡肅注又有篆書  
 千字文一卷漢千字文五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俱不  
 載氏者隋秦王俊又令潘徽為萬字文唐以後又有  
 改次千字文者封演聞見記周巡改千字文首句以  
 天寶應道起將進之先呈右相陳公陳問曰翻盡乎

批把二字如何翻對曰惟此二字依舊陳曰如此還

是未盡述逡巡退明人卓珂月崇正申作千字大人

頌又將批把二字拆開有云藝尊黃金膳批素木批音七義

取祭用姑姪任績夫男秉把把田此又皆從千字文翻新

以亮巧者至楊文公談苑謂千字文開首題云勅員

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乎傳寫之誤

當時帝王命令尚不稱勅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

閣鸞臺何名為勅也云云此說甚謬上命為勅自漢

已然第唐以前上下猶得通用耳非朝廷轉不稱勅

也說見勅字條內况此開首數字應即與嗣自書與嗣方仕梁

何由即自標梁代耶

敕

詔敕爲君上之詞本漢制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蓋本尙書敕天之命也又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然漢以後敕字猶通用凡官長之諭其僚屬尊長之諭其子弟皆曰敕漢書成帝紀詔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又詔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元帝詔吏妨農事公卿其申敕之又王尊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厲丙吉敕乳母善視皇曾孫後漢書陳寵爲廣漢太守府中多積骸寵敕縣盡葬之魏略鮮卑求五帝採芻與之約相會空城中遂敕郡縣自將兵往就之三國志高堂隆以都督軍

呼其太守薛悌名隆卽按劍救督軍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又高貴鄉公被弑司馬昭上言高貴鄉公率兵向臣臣懼兵刃相接卽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乃成濟橫入兵陣公遂隕命臣今輒救侍御史收濟家族結正其罪靡消懷匕首欲殺太守張猛知其義士救遺不殺此長官之救僚屬也漢書韋賢以長子當爲嗣敕令自免後漢書張純傳純臨卒敕家丞死後勿議傳國光武詔其子奮襲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逸民傳向子平男女婚嫁旣畢敕斷家事魏略曹操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卓謂張邈也又李豐少時聲稱曰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吳書李衡密於

龍門上種橘千株敕其子曰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  
上絹千匹世語薛夏天水人臨終敕其子無遺天水北  
史雷紹臨卒敕其子薄葬又崔光疾甚敕子姪等曰吾  
荷先帝厚恩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此尊長之敕子弟也  
惟北齊樂陵王百年之被害因賈德胄奏其嘗作敕字  
武成帝因發怒召使作敕字與賈所封進相似乃殺之  
則又似專爲君上之用蓋古時詔敕本自朝廷而民間  
口語相沿亦得通用至唐顯慶中再定制必經鳳閣鸞  
臺始名爲敕而其令始嚴然唐書安祿山討契丹敕人  
持一繩欲盡縛之李愬生母早卒爲嫡母晉國夫人所  
養晉國卒父晟以愬非嫡子敕愬服總愬不肖則臣下



猶有用敕字者此或脩書者習用古文之字以爲文非

必當日實事也

夔牖閒評云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或作敕字乃變體書猶可用也至乃作勅字則賚字非敕字矣

旨

旨字古人亦不專以爲君上之稱後漢書曹褒傳褒爲  
園令有他郡盜入捕得之大守馮嚴諷縣殺之褒敕吏  
曰臯陶不爲盜制死刑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三輔決錄游般以其子託張旣旣難違其旨宋書  
江夏王義恭請以庶人義宣還其屬籍文帝答詔曰以  
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是上於臣下所云亦謂之旨矣梁  
溪漫志記宋時士大夫名刺末稱裁旨夔牖閒評云本  
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次日裁旨則

宋時旨字猶上下通用

朝

古時凡詣人皆曰朝呂覽堯朝許山於沛澤之中是也  
秦漢時僚屬謁長官亦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是  
也論語冉子退朝則大夫家亦稱朝秦漢以來郡縣坐  
衙視事亦曰朝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會稽都尉辟龍邱  
萇為議曹龍邱萇卒延自臨殯不朝者三日劉寵傳寵  
為會稽太守去任有父老出送之曰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南史范雲傳雲為竟陵王子良主簿寵冠府朝是  
也又漢時凡官署皆稱寺吳志凌統傳統領兵路過木  
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是在外官署亦稱寺也

宅

同註錄謂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焉則稱家書云五流  
有宅則宅反不若家字矣愚按此說非也士大夫相稱  
曰宅此名最古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繼公曰宅未仕而家居者也周禮  
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康成注又云宅田致  
仕者之家所受田也然則未仕與致仕之家均稱宅耳

次

托宿曰次春秋莊三年冬公次于滑左傳曰凡師一宿  
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漢書周亞夫軍次細柳臣瓚  
亦引過信爲次以釋之是次乃托宿之久者也今人行

文凡至某處不論久暫動曰次某處誤矣

禮記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註云仕與學皆有師此蓋泥

於說文以宦為仕之說而強合之也學則有師仕豈有

師乎不知宦字原有仕與學二義左傳驪姬之亂晉無

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為公族杜註宦仕也

此以仕為宦之義也趙盾餽鬻桑之餓者食之舍其半

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以遺之杜註宦學

也此以學為宦之義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之宿字

北人情作秀南人仍讀本意

禮記卷三十一

初爲常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  
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則宿字仍當讀本音爲正說文宿  
字本只入聲一音白香山贈溪翁詩云辭翁向朝市問  
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是唐人猶讀入聲  
也嬾真子錄亦云二十八宿亦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  
二十八次舍也次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綉此何理  
也然庾信哀江南賦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  
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是六朝時已讀作去聲

帳

帳簿古人作帳字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勞  
之曰知卿所括過於本帳若官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

天下也又後周蘇綽始制計帳戶籍之法隋書開皇十年詔凡流寓之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皆與民同又裴政傳趙元愷造職名帳未成劉榮云但須口奏不必造帳及奏太子問帳安在元愷曰劉榮謂不須造帳唐書宇文融傳鈎檢帳符得偽勲亡丁甚衆皆作帳

饜

東坡詩有老饜之語蓋謂貪於飲食也按以饜爲貪飲食惟韻會有此說而左傳饜饜杜註則云貪財爲饜貪食爲饜玉篇亦曰饜貪財也則老饜當作老饜爲是然山海經饜饜本惡獸名又呂氏春秋周鼎饜饜有首無身食人未明害及其身所以示戒也然則饜饜本是一

物之貪食者杜註不過因左傳有貪於飲食冒於貨財  
謂之饕餮之語故以二字分屬之其實此物本貪食之  
獸縉雲不才子貪冒似之故人借以名之耳不必以饕  
屬財饕屬食也然則東坡所云老饕亦未爲失也  
寫

曲禮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註謂傳之器中也並無  
以爲作字者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官寫字始作鈔  
錄解益因此器註於彼器有傳遞之義故借爲傳鈔書  
寫之字後漢書竇融傳融作書勸隗囂降漢光武美之  
詔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則以此字作抄  
錄解固又久矣

保

俗語不禮人為不保亦有所本按史齊後主緯穆皇后之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封以陸令萱為母再不保輕霄

甄

甄字許氏說文作居延反本與堅同音吳志孫堅入洛於城南甄官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已名協以為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讀甄為之人切者宋大觀中甄徹登進士時林摠為樞密院唱名讀甄為堅上以為當作真首據辨遂以不識字被黜則宋以前久讀作真音矣莊綽雞肋編謂即起於三國孫權即帝位尊堅為



武烈皇帝江左諸儒遂避堅諱因其聲之相近乃讀爲  
真耳說文顛蹟以真爲聲烟咽以甄爲聲可見甄本音  
乃堅而非真也

員

吳曾能改齋漫錄左傳伍員陸德明釋文音平聲然唐  
書員半干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  
書音釋云王問切則作去聲矣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  
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  
四俊苗呂崔員則以員爲去聲自唐已然又左傳季孫  
行父城邾杜註今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卽邾也員音  
云一音通則員之去聲并不自唐始矣

犬

太卽狗也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天飛鳥說文未生曰  
 胎初生法天也呂氏春秋則云無殺孩蟲胎犬飛鳥高  
 誘注曰又子曰犬則又有以犬為麝子者此說文玉篇  
 諸書皆未見

隔

窻戶之有疏櫺可取明者古曰綺疏今日榻子按榻當  
 作隔謂隔限內外也夷堅志云廊上列金漆涼隔子甕  
 漏間評作亮障澗海則竟作格謂學士院窻格有火燃  
 處太宗嘗夜至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窻格以  
 燭入照之後以為玉堂盛事遂不復易是隔格俱有典

故俗作福者非

都鄙

世以文雅者爲都樸陋者爲鄙其來最古詩云洵美且都國語楚靈王爲章華臺使富都邠豎贊焉註都閑也邠美也楚詞云此德好閑習以都史記司馬相如車從甚都是皆以都爲美也論語出辭氣斯遠鄙倍注凡陋也漢書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曹大家女誠云鄙人愚闇是皆以鄙爲庸陋也其實都鄙二字蓋卽本周制都乃天子諸侯所居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止可觀鄙則郊遂以外必多樸僿也猶今人言京樣京款村氣鄉氣也顏師古則謂鄙字本作否乃蔽固不

通之稱故尚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以其字同也

按王充論衡引論語子見南子章子所否者亦云子所鄙者是否鄙字古本通用則鄙字自有凡陋本義非

田野之謂也又都者是閑美之稱亦非上京之謂今按

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非指郊外之民乎質勝文則

野非以郊外之人樸僿而即以野為樸陋之稱乎左傳

楚申舟過宋而不假道華元曰是鄙我也杜註以我同

於其邊鄙也然則都美之本於國邑鄙樸之本於郊野

有自來矣師古之說未可信也况都者凡建國立宗廟

之地之通稱亦非專指京邑也而師古以上京當之則

其於都字之本義亦未深考也按周禮大都小都在王畿四百里五百里之內公卿及王子弟食采

之是六司徒凡造都鄙此即所謂都鄙用助法皆指郊外之地至于產使都鄙有章則以都為邑都鄙為野鄙

雅俗

雅俗二字相對見王充論衡四諱篇引用文問其父嬰不舉五月子之說謂曰嬰俗父也田文雅子也然則雅俗二字蓋起於東漢之世

又劉熙釋名序有名號雅俗之語熙漢末魏初人蓋見雅俗二字起於東漢

猖獗

今人見人恣橫不可制者輒曰猖獗史傳亦多用之然更有別義漢昭烈謂諸葛武侯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獗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怒怒先自猖獗劉善明謂蕭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詒猖獗邱遲與陳伯之書君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金將張柔為蒙古所敗質其二親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

獾至此凡此皆有傾覆之意與常解不同

絕倒

今人遇事之可笑者每云絕倒其實此二字不僅形容

可笑也晉書衛玠傳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

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王敦見衛玠後謂

謝琨曰不意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

絕倒魏書李苗傳苗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此皆

言傾倒之意北史崔瞻傳瞻使於陳過彭城讀道旁碑

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

時所立故哀感焉隋書陳孝意傳孝意居父喪朝夕哀

臨每發一聲未嘗不絕倒此又極形其悲愴之致也惟

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居喪納其叔母馮氏爲后酣飲  
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  
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此則與捧腹鼓掌等字意  
義相近耳然宋史王登傳登夜分正理軍書幕客唐舜  
申至登忽絕倒五藏出血而卒元趙秉文雜擬詩不敢  
上高樓惟恐愁絕倒則宋元之間亦尙不以絕倒字專  
指詠笑趙與時賓退錄亦引衛玠事而論流俗以絕倒  
爲太笑之誤而元趙秉文二字蓋亦誤入焉請以爲補

上可饑餓二字有別

饑餓二字亦有分別淮南子說山篇寧一月饑無一旬  
餓注饑食不足餓困乏也沈作喆寓簡云饑非餒也不

及飽耳

釐釐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釐釐條謂差之豪釐謬以千里釐里同是一韻而或作豪釐二字蓋傳寫之誤而以顏師古音釐為離謂其不識字按豪釐本權度之數孫子算術蠶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豪十豪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後人又移之於稱是權度皆以豪毛起數其字本應從毛而反謂釐字傳寫之誤未免臆說况中記儒林傳有禽滑釐卽孟子所載滑釐可見釐釐二字原屬相通古無四聲之別釐釐一也而必謂由釐訛寫為釐則是古來本無釐字豪釐之釐但應作釐不應作



麓矣西莊所最據者許氏說文然史記禽滑麓漢書劉  
屈麓岑元熙爲魏郡守人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麓  
其字皆在許叔重之前豈漢人早撰別字耶